

回忆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

秦庆钧

民国十七(1928)年,一月十三日,两广政治分会设立建设委员会,主任委员梁漱溟先生从武训养成所调我到该会统计处工作。至十八年(1929)三月十五日,两广政治分会结束,整个统计处移交于广东省政府。是时,广东省政府主席为陈铭枢将军。陈主席勤政爱民,尤关心于下属员工之生活,给我极其深刻之印象,现虽经过差不多六十年,惟是记忆犹新。现将亲历、亲闻的情况,如实写出,以供编史者参考。

一 陈铭枢将军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

陈铭枢将军是合浦县人,原系孙中山先生亲手建立的粤军第一师夙将。第一师长系由粤军参谋长邓铿(仲元)兼任。当时邓师长从各方面极力罗致人才,使成劲旅,陈铭枢即任该师第四团团团长。

民国十四年(1925)七月一日,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,统一部队编制,一律称为“国民革命军”。先后编成八个军,李济深任第四军长。第四军直辖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共四个师,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。

民国十五年(1926)年七月,国民政府出师北伐。第四军的第十师、第十二师(师长张发奎),以及李宗仁的第七军,唐生智的第八军作为前锋出发作战。而第四军特别骁勇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。在平江、汀泗桥和贺胜桥,连打了三场最出色的胜仗,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,故有“铁军”之称。十月十日攻克武汉,即行扩编,第十师扩编为“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”陈铭枢任军长。

其后,李济深任两广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,即调十一军回广东。旋在“张、黄事变”中,击溃了张发奎、黄琪翔,便移军南路钦、廉、雷、琼一带。

民国十七(1928)年三月,李济深呈准中央以陈铭枢、戴季陶、李文范、冯祝万、黄绍竑、林云陔等为两广政治分会委员。同年六月,广东省政府改组,以李济深、陈铭枢、徐景唐、冯祝万、刘裁甫、伍观淇、许崇清、吴铁城、李禄超、朱兆莘、马超俊、黄节为委员,李济深兼主席。至七月初,李济深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五次会议,省政府主席由陈铭枢代理。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济深辞广东省政府主席职,由陈铭枢继任。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,以文武应当分治,互相监督,遂于同午十二月十七日,即就职后二十天,便辞去十一军长职。

当时盛传三陈(陈铭枢、陈济棠、陈策)反李,这是不符合事实的。陈铭枢不但是名将,而且娴于文治,深明道义,对于李济深是非常尊敬的。当李被蒋中正扣留时,陈系不主张对蒋开战者,其理由是:在政治体制上,中央扣留一大员,便发动内战是不成话的。在事实上,对蒋开战,不但增加任公(李济深字任潮)的危险,而且坐实了“勾结桂系拥兵自卫反抗中央”(蒋扣留任公时所加的罪名)的罪名。我以为这是明智的,不能以此谓

陈铭枢反李济深也。

二 跛老虎驰骋如飞了

陈主席于民国十八(1929)年三月间赴香港转南京开会时，寓于香港皇后酒店。不料酒店失火，仓卒跳楼避难，足部受伤。虽在香港治疗月余，但回广州仍不良于行，时作拐状。当时广州学生择师学潮，颇为炽热，时常罢课。某日，陈主席到中大附中，召集师生在礼堂（现在鲁迅馆）讲话。有几个顽皮学生不进入礼堂，而在旁边窗口把头伸入窗内，大呼“跛老虎讲乜野（什么）！”主席顾而笑曰：“乖乖地入来听跛老虎教导你吧！”一时传为笑柄。

后来，陈主席请得跌打名医赖成已为之治疗。赖医生的疗法与其他医生有所不同，治疗时，赖医生一方面把手按摩，正其骨骹，疏其血脉；一方面将跌打药煮热，用纱布包裹，向患处反复熨贴。如是则患者甚感舒适，忘其痛苦。不久陈主席双足强健如初，每晨东郊跑马锻炼，驰骋如飞了。

赖成已不但是跌打名医，而且是国技娴熟的技击家。家传“李氏拳法”，力大无穷。抗日战争时，广州全市技击家在海珠戏院义演筹款。赖成已上台，轻轻用脚暗力一踏，舞台上的底板立折了两片，观者无不惊叹。有中医生陆干柱先生向他学拳法和医术。赖成已系合浦公馆人，与陈主席同乡。当广州沦陷时，赖医生返回合浦，仍悬壶济世，陆干柱医生随之到公馆学习，十年多得赖医生的段勤教导，拳法、医术升堂入室矣。

三 整饬纲纪关心员工

某日清晨，陈主席骑马运动后，即回省府。是时，省府职员只有我一人上班。主席向我殷殷垂询，我告以姓名并职务。主席憬然悟曰：“主席室的统计图表，系你制的吗？”我对曰：“是。”主席掏出中怀小册，略为记载。旅又问我曰：“你们几点钟上班呢？”我对曰：“规定是八时，但各同事早上大多数都在省府门前的聚丰园饮茶，大约八时半才回府，有半个小时为犹豫时间吧！”主席又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饮茶，这么早来办公呢？”——我暗笑，心里叨念说：“你来迟点，我也走了。”盖是时我兼任实用会计学校功课，逢星期一、三、五晨八时半到十时上课。故我不能不早些回府，办妥急件，并将文房四宝打开，将毡帽挂上衣架，然后“偷鸡”出去。这教职是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委给我的，曾报告过秘书。长孙希文。主席可能不晓得。——于是，我支吾对曰：我习惯五时起床，略作运动，在家早餐后即回府，甚少到聚丰园饮早茶。”主席首肯并说：“早起精神好”

主席旋步出财政厅视察。勋政厅仿照工厂办法：在门前左边窗橱中，悬挂职员名牌，按规定晚上下班后，只留值夜人员名牌，其余都将牌背翻出，待明晨职员上班时，才把自己的名牌翻上。可是主席到来视察时，见一工役手执鸡毛帚，一面将职员名牌，全部姓名翻出。主席问：“不是各人上班时，将自己的姓名翻出的吗？”这工役不认识主席，随口答说：“我每朝的工作都是这样的。你访人？太早呢！九点钟后来吧。”

主席又步往越华路口建设厅视察，职员也阒无一人。

于是主席生气了，即召集全府职员在礼堂训话。仍照旧规定上班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二时；下午一时半至五时半。仍以半小时为犹豫时间，超过此时，则要到秘书处秘书长室签到，并要向秘书长说明迟到理由，并规定自后以出勤早为年终考核标准之一。

有些职员抱怨说：“总之，包干办妥公事，没有积压就算吧；何苦要长日呆在办公厅呢！”盖是时在办事时间颇严肃，不许随便谈话，不许阅读报纸。主席闻之，即饬买了《万有文库》全部、《四部丛刊》第一、二集，并订有报章杂志多种。秘书处、图书馆顿告充实，并允许没有公事时，可以自由读书学习。办公厅也即阅览室。于是职员心情舒畅，而各职员的基础知识及办公能力也不断提高。

当十八年(1929)三月，两广政治分会结束时，其建设委员会中的“统计处”，整个移交于省府秘书处。不久，以该处组织庞大，职员凡七、八十人，碍于编制。于是缩编为统计股隶属于秘书处第三科。除该原主任麦思敬(竹轩)仍照留原职外，仅留职员五人，其他职员一律遣散。麦主任告诉我：所有留用职员名单已经上头核定，我也在遣散之列，请自行打算。于是我赶紧办完了公事，扫清抽屉，一俟接到“大信封”(是时不论委任或停职令，都用一大公文封装载)即刻走人。

某晨，接到大信封后，即跑到聚丰园饮茶，准备回家。文书股长苏世杰(北魏书法专家)一见我入去，即止之说：“办公时间已到，各人都回去了，你还来！”我说：“大信封已到手，还管什么办公时间！”苏顾我而笑说：“你没有拆开看吗？要请饮呢！”我当即拆阅，原来不是“炒鱿鱼”(停职)，而是晋升一级，加薪二十元，使我惊喜异常。即以示麦主任，麦诧惊说：“你托谁走主席的后门呢？”我答：“我的亲朋都没有认识主席的。”麦说：“一定是主席搞错了。”随即上楼去见主席。麦系陆军小学时主席的同学，故常得与主席闲谈。不久麦主任落来告诉我，谓受主席教训了一顿。主席谓用人要公，秦某上班最早，工作最多。你看主席室以及其他各处的图表都是他制的。最近出版的《统计特刊》也是他主编，化了几个名写文章，报章上也常见秦的文章。这样的人才，为什么不留用，而专用琐琐姻娅呢！(麦的夫人林珏清是留用的)。麦说秦有教学专长，虽停职，他的生活亦没有问题的。主席说这样的人，难道本府不需要吗？麦只有唯唯而退。

主席日理万机，对于一个小职员这样留心，使我万分感激，惟有夙夜奉公以报知遇。

四 粤桂两次战争——张发奎要活捉陈和尚，结果给陈和尚杀得落荒而逃。

在陈主席任内——民国十八(1929)年，桂军曾两次向粤进攻，意图霸占广东地盘，结果“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不但霸占不到广东，而且广西进出口重镇的梧州，反为粤军所占。

当时广东虽然是军、政分治，陈铭枢主政，陈济棠主军。但陈济棠原系陈主席阳江起义时之旧部，而且共事多年，对于陈主席的兵法至为敬佩。因此，对于主要军事问题，都要主席为之规划；甚至作战，也往往要主席为之部署。这两次粤桂战争，都是主席亲自规划和部署的。主席旧部之蒋光鼐师与蔡廷锴师，也是这两次战争取得胜利之主要力量。

初，蒋中正于民国十八(1929)年一月，举行全国军队编遣会议。全国分为四个编遣区，

藉以压缩别人而扩大自己势力。当时，李（宗仁）、白（崇禧）势力空前膨胀，不仅有十多万兵力，而且控制着北平和武汉两个政治分会，最为蒋氏所忌。于是蒋运用收买、分化等手法，遂于是年五月初，把李、白驱回广西。

广东、广西两省原是唇齿相依，但广东富而广西穷。是时，广西反对蒋介石，而广东拥护蒋介石，故广西发动对蒋战争，非先占领广东地盘不可。故于是年五月间，桂军退回广西后，旋即由白崇禧率领三个师兵力来攻广东。第一师长黄旭初，第二师长伍廷飏，第三师长吕焕炎，由梧州取道怀集、广宁、四会直捣广州。粤方得悉，陈主席即和陈济棠部署抵抗，于北江下游左岸，沿三水至源潭一带进行布防，以拱卫广州。桂军为鼓励士兵，曾发有《不打广东会饿死，打到广东有饱关》的传单，并挑选先锋队三百多名，官佐先赏港币六十元，士兵三十元。击败粤军进入广州后，再论功行赏。先锋队的官兵各升一级，官佐各加赏港币五百元，士兵各加赏二百元。故战争第一阶段，桂军锐不可当。而且陈济棠扣留了余汉谋，粤军更颓丧而无斗志。于是桂军大捷。五月十四日白部桂军已越过四会，一路向清远，一路向三水、芦包进攻。陈济棠大惊，急释放余汉谋，使上前方指挥作战，并调陈主席旧部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部反攻。于是转败为胜，把全部桂军驱逐回广西。

在这里要补述一下，俞作柏本是桂系人物，但与李、白在权利上有矛盾。当蒋、桂破裂，蒋为瓦解桂军，收买了俞作柏。由俞运动当时驻武汉桂军李明瑞、杨腾辉两师，阵前倒戈，使桂军失败，逃回广西。

至是蒋介石乘桂军为粤军打败之机，即派俞作柏率领李、杨两师返桂。经过广东时，陈主席和陈济棠在省府设宴招待，祝其成功，希望今后两广切实合作，不以兵戎相见。俞返桂后，蒋介石即任他为广西省政府主席。可是不久，俞统率下之李明瑞师投奔共产党，改编为工农红军，杨腾辉师部下也多投入红军，于是李、白卷土重来，收编了杨师的残部，逐走俞作柏，广西重入了李、白之手。

张发奎投入汪精卫怀抱后，于民国十八（1929）年九月中旬，在鄂西宜昌，以“护党救国军”名义，通电讨蒋，并驱军南下。蒋介石迭令何键、陈济棠堵截无效。是年十月间到达广西。至十二月初，张、桂联合，号称五万之众，向广东进攻。

蒋介石闻之，即从华东派朱绍良率领毛炳文、陈继承、谭遵源三师由海道运来广东助战。当时桂军担任右翼，张发奎担任左翼。右翼桂军由清远银盏坳铁道线向南到达军田、大乌石一带；左翼张军则由清远横石圩渡河，直攻花县两龙圩。此次战争较前次为大、为烈。以粤汉铁路为界线，分为东西两战场。战区之广达八十余华里。双方展开战争，颇为激烈。桂军向陈济棠部队进攻，互有胜负，一时成为胶着状态。张军则进展迅速，节节胜利，从花县攻至两龙圩。一连激战四昼夜，十二月十日晚前锋已到达仁和圩，广州市已闻枪声。朱绍良部退缩于龙眼洞。于是，张发奎踌躇满志，笑顾左右曰：“明晨到广州活捉陈和尚，然后从容理发。”陈主席好佛法，别号“真如”，张系老同袍，常戏呼主席为“和尚”也。

是夜陈主席即电调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部队星夜回师应战。即予张军以沉重打击。

张发奎败退至钟山平乐时，已溃不成军。检点残军只存步枪三千余支，炮六门，炮弹十余发，步枪每支也仅存子弹三十余发之。

同时，桂军也为陈济棠的八路军追击至三水芦包，继续前进，占领梧州。六路军朱绍良部也由从化、花县、军田向西追击，进入广西。于是战场移入桂境，广东平安无事了。

五 关心民瘼派员调查两次兵燹损失

一连经过两次粤桂大战，地方糜烂，人民损失不少。主席至为軫念，乃于年底派出六队人员，前往兵灾地区，如三水、赤白泥、花县等地，调查人民因兵燹而受之损失。设法账济，办理善后事宜。我带领一队负责调查城北至花县一带。

大战之后，地方还未十分安靖。每调查队除职员三人外，并派有保安队二十一人共同前往。当时人民屡受军队骚扰，拉夫虏掠，不一而足。因之，人民避兵尤甚于避贼，故当我队到来，无不走避。至花县境界时，我们欲进入各乡村调查，不料到处皆木闸紧闭。连保长也不肯开闸。他们极端不信任政府会为他们做什么好事。总之，希望政府不要派人前来打扰，倒可以安安静静度日子。村村如是，我们不得其门而入。

及至花县城，商店零零落落，满目萧条之象。夜宿县署中，一灯如豆，寒风飒飒，鸡犬无声，简直成了一座死城。县长告诉我，花县兵灾，以两龙圩为最惨，粤桂军在这里鏖战四昼夜，毁屋无数云。

当时殊多感慨，有诗四首记之。

其一

挥戈返粤气如虹，珠海云山在掌中。
岂料白泥一战后，雄师十万化沙虫。

其二

最怜祸起在萧墙，华胄神明忍自戕！
敌忾同仇御外侮，莫教渔父笑携筐。

其三

山城零落草蒙茸，破廨蠹蛸结网封。
夜静营灯飞个个，数声狗吠破鸣蛩。

其四

满目疮痍血泪凝，不堪风雨对孤檠，
咨国不怕驰驱苦，救死扶伤恨未能。

经过很多曲折和一番努力，总算基本查清了这次战事造成的损失，计共约三十一万多元。

六 颁发兵燹损失赔偿金挽回政府声誉

民国十九(1930)年春节过后，省政府召开“兵燹账济会议”由省府委员兼账务会主任伍观淇主持。陈主席也出席。先由各调查队报告调查情况，一致认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，

不相信政府会体恤人民，为人民做点好事。以为调查兵灾损失，不过装腔作势，报政绩而已，断不会有所补偿。主席听了微笑曰：“我一定要恢复政府的声誉。”于是饬财政厅长范其务拨三十万为账款，分交各队，照所报十足赔偿人民。

当时使用的是白银“双毫”，每一百元装为一小席袋，每四十袋装为一木箱——即每箱四千元，我队领到七箱多。仍沿城向花县一路，照报告损失数分发。人民喜出望外，对陈主席赞不绝口，不少居民咒骂保长，说：“我们村乡，我们家里都有损失，为什么你不请委员进来调查，谎说“多谢委员，我们村里无损失呢！”

七 发展生产计划及其成果

陈主席对于广东省的建设至为关怀，就职伊始，即召集有关单位，并聘请专家、学者开“建设讨论会”，拟订出九项建设及发展生产计划：

- 一、完成广州市及全省公路网。
- 二、举办工商事业。
- 三、加强各县市各项设施。
- 四、开办农田水利，推广殖林。
- 五、建设商港码头。
- 六、架设全省长途电话。
- 七、疏浚河流建筑堤坝。
- 八、扩充航空事业。
- 九、开垦荒地、荒山。

他在计划书上题了：“聿观厥成”四字。

以上只就物质生产方面而言，至于文化教育，医药卫生等项，尚未列入本计划内。

实业建设，发展生产，首先要有财源。为了整顿广东财政，开辟财源，乃由建设讨论会编写《广东财政要览》一书。主席为之题写封面，并撰有序言，全文如下：

广东财政要览序

挽近校论中西财政学者，每揭量出为入之义，以为异于我国量入为出传统之谭。铭枢于财政诚非素习，独心以为事变多端，情势倏异。欲高树一律以当簿万殊。未有不安敝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。唐代租庸调之法变于杨炎。当时陆贽以两税为失。王安石欲别立庸刀而苏轼又议守两税。是知事势推移，法不徒立。宁抱魄守一者所能及耶？夫时危用急，百度维新。量出为入，必言兴利。然例之所立，每致背本之讥。法之所行，每有乖初之实。譬彼青苗之策，非不益民，与西人农村合作储蓄银行之规，要无二致。及其既行，则坊郭非农之户滥沾其惠，而安石乃谓苟从其欲。虽坊郭何害。此则官惟取利，不审用途，衡之为农储蓄之哀，庸有当乎？今之饮鸩止渴者，又何以异此？吾粤自民国以来，叠为政治军事中心之地。猥以一隅，弥纶大局，诛求供亿，不可爬梳，迩更波摇，公私困竭。揆新校旧。虑远图难，诚宜原始要终，详谋振董。而建设讨论会适于此时褒然写定其财政要览一书，举凡国库省库之岁收，债券借款之本末，上年预算出入之比较，细目

宏纲，厘然照眼，比诸元和簿录景德四书殆无多让。凡我在事同志人手一编，盱衡于盈绌消长之故，予以解纷丝，起缩瘠。庶几画地而谈，不啻若批郤而导窺，而区区披览所及，益有念于理财之事，似不仅断断较量于出入之间。要之量出而后为入，而所出必合于初衷。利固不可不兴，而兴利必归于有的。法固不可不立，而立法必端其所由。弊固不可不除，而除弊必防其新沴。苟戾斯道，则所谓救跛成痿展转增剧者矣。抑犹有喜者，熙宁新政造端于制置三司条例司。苏轼所论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数十入分行营于外者，以诚宋代儒生稍崇成见。熙宁新政其精意要目光焰不磨，惟其褊心操切驯致骂讥，而综核纲维，实为一时之秀。兹者建设讨论会开会不逾五月，弹厥精思，周评博议，供献于省政者，至伟且重。建议兴革，咸中肯綮。而此要览一书，笃实美备，允为惊人之绩。尚粤省财政因而整理，凡百庶政因而推行。则兹会也固将垂之颂声，永永无极，又非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得而并日语矣。

民国十八年七月 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序。

是书举凡国税、省税、公债、库券以及收支预算，均条分缕析，为编纂广东财政史之先河。后来林云陔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，财政厅长区芳浦所编的《广东省财政纪实》，也以此书为蓝本。

估计完成上项建设，需要三十五亿元。但广东是革命策源地，东征北伐，以至底定中原，一切军需政费，莫不由广东供给，已至罗掘俱穷。主席也曾指出：“猥以一隅，弥纶大局，诛求供应，不可爬梳，迹更波摇，公私困竭。”在这种财政困难下，惟有分年筹集，翼抵完成。预计在十八(1929)，年筹四百万元，十九(1930)年筹五百万元，以作开端。预计全部计划，要到民国三十三(1944)年底才能完成。

为了建立工业，乃于十八年底设立“广东工业试验所”。为筹设工厂作参谋设计之用。

关于马路公路方面：确定广州市马路为六十一条，共长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余公尺。小市街、四牌楼开辟马路，于十八(1929)年开始施工。广州河南龙溪、洗涌等马路，也于十九(1930)年九、十月间次第施工。南石(河南凤安桥至南石头)路、西华路二十(1931)年初施工。全省公路网也在规划中，提前完成了广花公路。

关于农林方面：十八(1929)年初在石牌附近，设置石牌林场，面积约三千亩。

关于电话方面：广州市自动电话于十八(1929)年八月设置完成，开始使用。同时，省佛长途电话修复，恢复通话。同月与中-国电器公司签订合同，装设广州香港长途电话。各市镇安装长途电话，在详细规划中。

关于航空事业方面：为了扩大航空事业，以原来大沙头。飞机场狭隘不敷用。乃改择瘦狗岭侧旷地建筑新机场。于十八(1929)年初兴工，由航空处拨款四十万元为建筑费。

关于广州市历史上大建筑方面：为了纪念孙中山，择定在观音山麓建筑“中山纪念堂”。于十八(1929)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奠基典礼。而沟通广州南北之海珠桥，也于十八(1929)年底开始建筑。

此外，陈主席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，不惜巨资，接办了上海神州国光社。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及大剧场。并在广州中央公园(现人民公园)内建筑播音台，于十八(1929)年五月

间完成，开始播音。又饬建设厅拨款四万五千元，在农林试验场内设立“观象台”，以观测天气。十九(1930)年六、七月间完成，开始使用。

古语说：“三年有成”，陈主席任职两年多，在兵戈缭乱，政治动荡，尤其是财源枯竭的时候，竟能造出如此卓越的成绩，为广东省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，至足为后人所景仰。

民国十九(1929)年初，建设厅长邓彦华曾将办理实业情况编成一本《实业专号》，主席题词如下：

实 业 专 号

民 由 是 阜

陈铭枢题

八 反对内战悄然离粤

民国二十(1931)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汤山。胡汉民遭到与李济深相同的命运。于是在广东掀起了反蒋高潮。国内战争爆发，迫在眉睫。陈主席不忍见此情况，乃悄然离粤。后来他在《宁粤合作亲历记》中写明其当时思想情况，谓从全局考虑，权衡利弊，不主张对蒋用兵。几经疏解始免了一场干戈。但他个人毕竟无力驾驭局势，终于离粤赴港。

当时在广州的军政当局，一面请由许崇清委员暂代主席，一面派员去香港邀请陈主席回穗。主席在香港仍恐卷入内战旋涡，乃于五月九日到上海，旋即赴日本考察。(1987年元旦于广州)

(本文作者系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属下、教授、现任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副主席)